

紫禁城与王朝气象 (2020年第46期)

作者: 朱诚如 责编:

来源: 中华文史网 | 发布时间: 2021-01-15 | 点击量: 695

分享到: 0

[加入收藏] [大 中 小] [更换背景] [简体版] [繁体版]

今年是紫禁城建成600年。紫禁城作为明清两代皇宫，是中华民族宝贵的传统文化遗产，也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它不仅拥有中国古代最宏伟的宫殿建筑群，还拥有一百八十余万件珍贵文物和大量的文献档案，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印记，是中华民族追忆传统、传承文脉、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资源。与世界各国著名的都城皇宫相比，其体量堪称“世界五大宫之首”。著名古建专家单士元先生曾作过比照，法国巴黎的卢浮宫，自1541年成为皇宫以来，历经易十四、拿破仑王朝多次改建，一度成为欧洲的政治文化中心，其建筑面积不到紫禁城的1/4。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冬宫，1764年建成后，它的建筑面积相当于紫禁城的1/9。另一著名宫殿——克里姆林宫，面积也不到紫禁城的一半。

紫禁城遵循古代“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营建规制，建成于明朝永乐十八年（1420）。第二年正月，明成祖朱棣宣布迁都北京，自此紫禁城成为有明一代的皇宫。明崇祯十七年（1644）清军入关，紫禁城又成为清一代的皇宫。明清两代二十四帝，近五百年以此为国家中枢之地，政之所出，号令天下。从明朝“永乐之治”肇建，到清朝“康乾盛世”定格，紫禁城成为我国明清两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的见证者。

回望历史，紫禁城历经明清两朝五百年的坎坷和辉煌，始终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都城是国家的政治中心、军事中心，皇宫是国家的中枢之地。建都定都历来是国之大政。明成祖永乐四年“诏以明年五月建北京宫殿”，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一次艰难的历史性决策。

建一座新的皇宫，工程浩大，绝非易事。从永乐四年开始，采木烧砖，修建长陵，疏浚大运河，建宫廷都的前期准备工作陆续展开。楠木等木材要从四川、湖广、江西、浙江等远处采办，专供殿内用的苏州澄泥金砖，殿基用的山东临清贡砖。宫殿用的黄色琉璃瓦等烧制、运输也很艰难，此外，还要调集天下各色匠人。经过十年筹备，永乐十五年元月开工，到永乐十八年九月，建成三大殿、寝宫、紫禁城四门、角楼以及廊柱附墙，与南京宫殿相比“高敞过之”。明成祖以迁都北京来稳定国家统一和民族交融的地缘政治格局，以此统一农耕和游牧经济广大区域，以天子威严宣示维护国家统一的决心，使北京再次成为中国大一统王朝的政治、军事中心。

明成祖建紫禁城迁都北京的决策，是一件永载中华民族史册的功业。首先，它阻滞元朝残余势力南下中原，维护了国家统一大局。明初经洪武、建文两代攻伐，元朝残余势力虽远遁漠北，但一直侵扰不断。成祖即位后，先是对方蒙古诸部采取柔和政策，遣使通好，示以安抚，以图统一。但鞑靼、瓦剌叛服不定，多民族国家的统一面临挑战。永乐八年和十一年，朱棣两次亲率数十万大军出塞北征并取得局部胜利，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威胁，但元朝残余势力仍然伺机卷土重来。为了蒙古地区的长久安宁，自永乐二十年起，朱棣又亲率大军连续三年三次亲征，最后一次回师途中病死于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时年65岁。明成祖后五次亲征，打压了鞑靼、瓦刺两部的野心，使其不敢贸然南下中原大举进犯，为明朝后未抵御蒙古诸部侵扰奠定了基础。

此外，当时作为北部边疆的东北，亟需稳定和强化治理。东北地广人稀，多民族聚居，一直处于松散状态。明洪武年间，已将图们江、松花江和鸭绿江以西纳入控制范围，但更广大的区域还疏于治理。永乐年间，为了加强对黑龙江、乌苏里江以东滨海地区以及图们江等流域的治理，先后在这一广大区域设置卫所，并于永乐七年在东北边地设置奴儿干都司。治所设在黑龙江下游东岸特林地方，并于永乐十一年敕建永宁寺碑。至永乐末年，在奴儿干都司治下，已设置204个卫所。奴儿干都司治所的设置，将黑龙江下游海口的广大地区纳入明王朝版图，广置卫所加强了对多民族地区的基层治理，这都是巩固多民族国家统一的重大举措。

明朝中后期，元朝残余势力多次举兵扰北京。明正统十四年（1449）瓦剌南下，企图攻掠京畿，明英宗御驾亲征，但因备战不足，在土木堡被俘，是为“土木堡之变”。在群龙无首的紧急情况下，兵部尚书于谦力排众议，率领京畿军民英勇抗击瓦剌，取得保卫都城北京的胜利。嘉靖二十九年（1550）鞑靼南下直逼京师，肆掠而去，此为历史上的“庚戌之变”，但未劫京师根本，遏制了鞑靼进一步踏足中原。都城北京始终是整个明王朝的国家政务中心，也是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军事指挥中心。历史证明，尽管北方多民族地区变乱不断，但以紫禁城为中心的都城北京，始终是稳定多民族国家统一的中心。

江南素为富庶之区，是国家的财赋重地，明初定都南京后，经过三十多年休养生息，基业已定，朝野上下居安而不思危，更不想远征塞外。面对这一复杂的政治局面，作为封建帝王的朱棣，看到元朝残余势力对国家统一的威胁，看到多民族聚居的东北地区对国家统一的重要，力排众议，迁都北京，对明清两朝中国历史的走向，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起到重要的奠基作用。三百多年后，清朝的乾隆皇帝推崇朱棣这一举措是“卓识独断”，“燕王扫北”也一度成为民间美谈。

总之，明成祖朱棣把明太祖朱元璋开基的明朝统一大业大大推进了一步，为整个明王朝二百多年的基业奠定了基础，功垂史册。他五次亲征塞外，病死征途，设置奴儿干都司，建永宁寺碑，统一东北广大多民族地区；派郑和六下西洋（第七次在宣德年间），外交天下；编纂《永乐大典》，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设内阁成一朝定制，为明清两朝的无相政治找到了一条出路。历史证明，明成祖的“永乐之治”为明初中国在亚洲和世界的大国、强国地位奠定了基石。

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紫禁城的命运坎坷多舛。永乐十九年迁都大典后，仅四个月，三大殿即遭雷击被焚。三大殿是紫禁城的核心建筑，是王朝大典礼仪之地，是皇权的象征。仁宗、宣宗、英宗三朝即位时，竟无殿可坐，直至英宗正统六年，三大殿方重建完工，历时二十年再现完整的宫城。嘉靖至万历是明朝呈现转机的时期，但嘉靖三十六年三大殿又遭雷击，延烧至午门和左、右廊，整个前朝化为灰烬。嘉靖皇帝举全国之力重建，四十一年完工，历时5年。其间又因失火而重建西宫建筑群，贪图享受的嘉靖皇帝把西宫建得豪华壮丽，此后二十多年一直住在西宫。万历二十五年（1597）三大殿又遭雷火，无心理政的万历皇帝也无心重建，直至四十三年方才开工，于天启七年（1627）重建完工，历时30年。或许是王朝不景气所致，直至明朝末年，紫禁城基本上维持明初宫城的基本格局。中国古代宫殿建筑均为木质结构，工艺独特，稳定坚固，明清两代京师多次地震，宫殿均安然无恙。但雷火是木质结构的克星，三大殿屡次遭灾，均因建筑高大，一旦遭遇雷火，无法扑救，往往延烧无遗。而每次重建，又几乎都与当时的王朝盛衰和经济强弱相关，其中端倪，不难看出。

明崇祯十七年清军入关，紫禁城随即成为清王朝的皇宫，北京成为清王朝的陪都。有清一代，从未有过迁都建宫的议题。皇宫紫禁城和都城北京作为中华民族物质文化遗产，没有随着改朝换代而改变。“清承明制”的地缘政治格局基本为清王朝所延续。

清朝入关后，在与各种政治势力角逐中，逐步实现了国家统一。特别是从康熙朝开始，用了八年时间平定了吴三桂为首的三藩之乱，收复了长期孤悬海外的台湾，实现了国家的初步统一，使中国获得了一个稳定发展时期。以康熙朝为开端的盛世，到乾隆朝达到顶峰，在中国历史上创造了一个国家空前统一、政治比较清明、经济有所发展、文化有所繁荣的盛世，史称“康乾盛世”，与之前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永乐之治相比，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后一个巅峰。

康熙、雍正、乾隆作为中国少数民族出身的帝王，始终坚持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天下观，最终实现了稳定的国家大一统局面。康熙在平三藩、收复台湾的基础上，派兵抵抗沙俄入侵，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确定中俄东段边界线。康熙三次出塞，亲征噶尔丹，摒弃历代修长城的历史惯例，放眼大漠，恩施四方。至乾隆朝，彻底完成平定准噶尔的大业。两次出兵西藏，抗击廓尔喀侵扰，稳定了大漠南北和西藏地区。“西师”伊犁，彻底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清廷的西北边疆问题，强化了多民族国家统一和治理，奠定了今天中国的版图。

持续百余年的政治安定和社会稳定局面，是统一多民族国家达到鼎盛的根本原因。由此推动的经济发展，使民生得以纾解，人口突破三亿，达到历史峰值，占当时9亿世界人口的1/3。农业生产水平是当时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要养活三亿人口，没有农业生产的发展，谈何容易！康熙和乾隆六次南巡，既稳定了江南政局，也促进了南方经济发展。特别是南方市镇的繁荣刺激了制造业发展，大量中国瓷器、丝绸、茶叶出口欧洲，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当时的中国制造业做出了重大贡献。盛世巅峰时期，户部银库库存的白银常年保持在六七千万两上下。经济的发展，也推动了文化繁荣。盛世倡文，历经三朝九十余年撰成的《明史》，经康熙、雍正两朝修成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乾隆朝修成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都是超越前代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康熙开建承德避暑山庄，乾隆长期驻跸，以此柔和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康熙时期欧洲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带来先进的科学仪器、书籍和西方艺术，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

如果我们把康乾盛世放到当时整个世界历史环境中去考察，进行横向比较，也毫不逊色。18世纪是世界局势剧变的重要时期，欧洲经历了资本原始积累以后，先后在一些国家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摆脱了封建制的桎梏，新的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新兴的资本主义以前所未有的锐气引领世界历史的潮流。面对急剧变化的世界形势，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古代文明的中国，面临艰难的挑战。俄国从北方陆路，英国从南方海路虎视中国。但是在这一百多年间，不管从陆路，还是海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撼动中国在亚洲和世界的地位。中国与欧洲大陆间的力量对比，大体上处于战略均衡态势。特别是乾隆时期，中国的人口与整个欧洲大体相当，中国的制造业份额也不在欧洲之下，在当时世界经济格局中，中国经济总量长期处于领先地位。

王朝的盛衰决定紫禁城的命运。由于明末战乱，紫禁城特别是前朝三大殿遭到严重损毁，清王朝尽管承袭紫禁城为皇宫，但却面临新主无殿可坐的局面。顺治帝进紫禁城受贺，只能在皇极殿（太和殿）前的皇极门举行。顺治二年（1645）正月初一，又不得不在皇极殿旧址“张御幄受朝”。仓促之中，于当年五月开始“兴太和殿、中和殿、位育宫（保和殿）工”，次年年底基本完成复建修复。从总体上看，基本上延续了明朝的前朝规制。对于刚刚入主中原取代明朝的清廷来说，从无殿可坐到正殿大堂理政，这也算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在家国一体的封建体制下，多尔衮、孝庄和小皇帝顺治不仅有了安身立命之地，更为清王朝定都北京、入主紫禁城踏出了第一步。

紫禁城旧貌换新颜，是从康熙亲政开始的。康熙六年（1667）动工修缮太和殿，八年正月“修理太和殿兴工”，十一月“修造太和殿、乾清宫告成”，康熙帝随即“移居”乾清宫，“御御”太和殿。十二月，交泰殿、坤宁宫竣工，外朝内廷完成了基本改造。但是，康熙十八年一场大火，彻底焚毁了太和殿。此时正是平三藩的关键时期，军需浩繁，无法顾及宫殿重建。至康熙二十二年，国家统一大业基本实现，重建太和殿被提上日程。康熙帝把重建太和殿视为第一等的“紧要”事务。事实上，从康熙二十一年即开始筹备，二十二年开始大规模从四川、湖广、江浙采购楠木等优质木材，并通过水路运到京郊通州。经过多年筹备，康熙三十四年开工建造，三十七年辉煌壮丽的太和殿重建告竣。康熙朝两次大规模修缮、重建、扩建，奠定了紫禁城的基本面貌，前朝三大殿此后未再有大的改变。太和殿是前朝三大殿的主殿，朝政大典礼仪之地，从某种意义上说，重建太和殿是清王朝入驻紫禁城以来，多民族统一国家基本实现的标志。从入关前开始的问鼎中原的脚步，至此算是真正踏实。

乾隆朝是盛世顶峰，多民族国家统一局面已经形成，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国家财力雄厚，为紫禁城进行大规模添建、扩建、重建奠定了雄厚基础。乾隆朝在紫禁城大兴土木，为清朝之最，不仅丰富了紫禁城的内涵，更是给紫禁城以全新的面貌。寿康宫、重华宫、雨花阁、中正殿、寿安宫、文渊阁、敬宜宫、乾清宫以及建福宫及花园、慈宁宫及花园、宁寿宫及花园等建筑（郑永华《清前期紫禁城的修缮与扩张》），其布局之精巧、装饰之精美，前所未有。康熙、乾隆祖孙二代打造的紫禁城新貌，自此定格，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紫禁城的盛世风华。

乾隆朝最终定格的紫禁城，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结晶，是宝贵的物质文化遗产，有着丰富的内涵：一是建筑技术的精湛。从殿阁楼亭的设计，到油漆彩画的装饰，无不体现中国传统工匠的高超技艺。乾隆四十一（1776）年完成改建的宁寿宫，是清代宫廷建筑的精华。南部以皇极殿、宁寿宫为中心，北部以养性殿为中心，形成城中之城，有紫禁城缩影的气势。其西北角的宁寿宫花园，是清代园林的上乘之作。早年修建的建福宫及花园，更是将江南的园林艺术融入宫墙之内，一显南北文化的交融。在寿康宫，龙凤呈祥纹彩画采用沥粉贴金，是为宫廷彩画中的艺术精品。二是体现多民族文化交融。乾隆十四年，雨花阁改建后成为宫中唯一的汉藏合璧建筑，供奉西天梵像，成为藏传佛教密宗的佛堂。中正殿及其附近十座藏传佛教建筑改建后，供奉无量寿佛及来自西藏和蒙古的佛像和绘画。以此密切了清王朝中枢与西藏、蒙古地区的联系。三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乾隆四十一年建成文渊阁，典藏《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等经典丛书。还利用文渊阁举行经筵，传承文脉，笼络士子，营造盛世文化气象。四是体现帝王的文化艺术情趣。有着深厚中国传统底蕴的乾隆帝，将其文化艺术修养充分运用到宫廷建筑的布局和殿阁厅堂的内部设计上。比如养心殿的三希堂，那么一个几千平方米的普通书房，他将其改造成经典版的传统文化精神殿堂。又如倦勤斋、漱芳斋，竟然搭建了精致的室内戏台，通景画、多宝阁等内饰令人耳目一新。其布局甚至摆设，都是精心设计，精心布局，内涵丰富，韵味深长。小处见大，精微处见宏阔，甚至乾隆花园的假山堆石也处处蕴含着人文底蕴。这些精彩的手笔，反映了盛世顶峰的乾隆帝宏阔的视野和丰厚的文化艺术修养。

自乾隆朝以后，紫禁城再未进行大规模的重建和扩建。嘉道以降，国势日衰，大清王朝的盛世风华不再。嘉庆帝有心守成，想有为而不能为，道光帝节俭勤政，亦挽救不了颓势。随着外国殖民主义者用枪炮打开中国的大门，外国侵略者铁蹄踏进了紫禁城。紫禁城成了晚清帝王避风避雨的宫室，直到1912年清朝灭亡。

新中国成立后，紫禁城获得了新生，党和国家不断投入巨资，进行大规模修缮，使紫禁城的康乾盛世风貌得以重现。

紫禁城既是明清两代皇宫，也是别样的历史老人，尽管盛世风华在他面前只是过眼风云，但600年的紫禁城，见证的正是这样的历史。

（“紫禁城600暨中国明清史国际学术论坛”开幕式主题报告）

作者简介

朱诚如，男，1945年生，江苏淮安人。曾任辽宁师范大学校长、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主持院政）、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紫禁城学会会长。现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明清论丛》主编，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康熙乾隆三朝史》《管窥集：明清史散论》等；主编《清朝通史》《中国皇帝制度》等。

友情链接
[文化和旅游部](#) | [中国社会科学网](#) | [中国人民大学](#) | [故宫博物院](#) | [中国国家图书馆](#) | [国学网](#)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 | [学者在线](#)